

楊開慧歡喜冤家

戲說毛澤東之六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，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）

久別重逢舊愛欣喜

毛澤東認為張敬堯是一個橫徵暴斂，魚肉鄉民的大軍閥；當然更不滿他派兵查封其一手創辦的「湘江評論」。

可是，張敬堯時任湖南省督軍，擁兵十萬之眾；雖然毛澤東手無寸鐵，但他決不氣餒，以新民學會為班底，很快組織了湖南省學聯會，幾度發動全省學生大罷課，反對北洋軍閥的媚日賣國行為，並舉行反日及焚燒日貨大會，贏得廣大民衆的支持。

結果，張敬堯惱羞成怒派兵鎮壓，男女學生三十餘人當場被毆辱，有的住進醫院。毛澤東於氣憤之餘，在學聯會上高呼：「張毒一日不出湘，學生一日不返校」的口號，堅決抗爭到底。

他召集新民學會及學聯會主要幹部：陶斯咏、蕭瑜、李立三、李一純、何叔衡、向警予、蔡和森、羅邁、夏曦、郭亮、陳昌、羅學瓚、張昆弟等多人集會，展開具體的驅張運動，決議組成驅張代表團，先後赴北京

、上海、廣州、郴州、常德及衡陽等地進行請願活動，六路撥救兵。同時擴大驅張宣傳，誓言要把這個十惡不赦的軍閥，打而倒之，驅而走之。

因為，毛澤東朝思暮想的愛人楊開慧在北京；故此，他自告奮勇要親率代表團赴北京請願，公私兩便，一舉雙得。

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第二次來到北京，回想他於一年又四個月前頭一次來時，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窮小子，這一次卻是堂堂湖南省驅張代表團團長，身價大不相同。

他爲了節省開支，自然仍住在楊開慧家。一年多來，毛澤東在長沙雖有了新歡——陶斯咏；但卻未完全忘記舊愛——楊開慧，有時魚雁傳書，益使純情的楊開慧深愛著他，久別重逢怎不欣喜欲狂？

問心有愧言詞閃爍

這時，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，積勞成疾，常由楊母扶著去看醫生，家中只剩下這一

對孤男寡女。爲敘相思苦，爲慰相思情，他倆經常摟吻在一起，她的心房在跳，他的心臟也在跳，兩個熾熱的靈魂，已密接地粘在一起，進入了痴迷狀態。

她奔放的熱情，撩動了他狂野的激情，一面瘋狂地吻她，另兩隻不老實的手不停地在她的身上游移，撫摩與探索。他以急促的行動，來表示了他渴望的進一步慾求。

「東哥！不可這樣！」楊開慧以溫婉的口氣，堅定的肢體行動，來勸阻他說：「最低限度，咱倆現在不能這樣做！」

這些別離的日子，我想死妳了，愛死妳了，「毛澤東額頭冒出汗珠，喘著氣，近乎哀求地說：「咱們誓言永愛，兩情相悅，還有什麼顧忌的！」

「東哥！你是個大男人，以後千萬別開口閉口『死呀死的』，多麼煞風景，多麼掃興致的！」楊開慧嬌俏地說：「都怪你們男人太花心、太貪心、太自私，社會風氣又太偏心；以致色狼遍野，陷阱處處，怎不叫世間弱女子，尤其是姑娘家們不警惕？不顧忌

「你得說個明白！否則我是不依的！」
毛澤東任性而固執地說。

「請耐住你的猴急性子，且聽本姑娘一道來。」楊開慧俏皮地說：「咱們中國的帝王後宮，莫不擁有上千妃嬪；各地諸侯也是姬妾成群。東晉時代的豪門顯宦如：石崇、王愷，高聰等以豢養衆多家妓自豪，競相淫樂，還自命是風流人物呢？現今的情況，並未改進，有錢有勢的花心男人，也以擁有嬌妻艷婢爲榮，物色美女仿如收藏家尋購古董，樂此不疲，多多益善。比如袁世凱編制內的大小老婆有九個，四川的楊森與山東的張宗昌，他二人都搞不清自己的姨太太有多少個？上海的富商王曉籟和黃金榮皆擁有十個以上的美艷姨娘。還有咱們湖南湘潭名宿王壬秋，把家中的五、六個娘姨（僕婦）都變成了姨娘（姨太太）當今名學者辜鴻銘說男人是茶壺，女人是茶杯，一個茶壺要配幾個茶杯呢？試想，你們男人無論古今，都是一丘之貉，既花心又貪心。這些臭男人，悉是蹂躪女性的大色狼！」

「慧妹，我今天可領教了你的伶牙俐齒！說完了沒有？」

「東哥！我說穿了你的內心，你不耐煩聽，我偏要講下去。」楊開慧掙脫了他的懷抱，像逃出虎口的綿羊般鬆了口氣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「現今，北大教授胡適倡言『打倒孔家

店』，我的父親（楊昌濟）提倡『寡婦再嫁』，我舉雙手贊成。因爲，孔子說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』，無異鼓勵男人討小老婆。宋儒重禮教，慎男女，倡言婦女『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』，無異剝奪寡婦再嫁的權利，無異叫哪些受誘騙而失去貞操的女性沒有顏面活下去。這樣的演變下來，哪些花心貪心又自私的男人，莫不希望自家的妻女是烈婦貞女，人家的妻女是蕩婦慾女；他既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，又可享受『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』的性生活。最糟糕的是上帝也偏袒男人。」

「上帝怎會偏袒男人？」

「上帝真的偏心極了。」楊開慧赧顏羞澀、略帶愠怒地說：「上帝創造女人時，故意在女人陰道口添上一層薄膜，俗稱處女膜；首次性交後處女膜必然破裂，她即從童貞女變成了婦人家。故此，處女膜破裂與否？成爲少女貞潔與否的試金石。咱們中國的少女、常視此一層薄膜有如珍藏的瓊寶，超越生命。可是，你們男人生理上，卻無此一重障礙。東哥：比如你曾和許多女人性交過，你偏說仍是一個處男，因無殘痕遺留，他人亦無從否認。這豈不是上帝對男人偏心嗎？東哥！你是處男嗎？」

「怎麼扯到我身上來了？不談這些好嗎？」毛澤東和初戀情人——曹秀娃及長沙才女陶斯咏發生過行爲，問心有愧，只得支吾其詞。

是胡灌頂澆熄慾火

「東哥！你別懊惱，打從咱們相戀以來，我身上的一切都給了你。」楊開慧嘔嘔地說：「現在剩下一件珍藏的瓊寶，說來只是一層薄膜而已，其實是爲你珍藏的，只盼望在新婚之夜獻給你，無非要使洞房花燭更有情趣。否則的話，先上車後補票，正如咱們湖南老家的一副諷調性對聯：『一對新夫婦，兩件舊傢伙。』甚至是奉女兒之命結婚，新娘子珠胎暗結『帶球』步進禮堂，讓親友們指指點點，多麼難爲情呀！」

楊開慧的一番話，彷彿醍醐灌頂，澆熄了毛澤東心中的慾火，趕忙收住在她肌膚敏感部位探索的一雙手；肅然起敬地說：「妳小小年紀，怎會知道哪許多事情？」

「都是偷讀父親書房的藏書知道的，如今父親病勢不輕。他上星期在病床上對我說：『開慧呀！我的寶貝女兒，爲父的教書半輩子，兩袖清風，倘若不起，沒有什麼家產留給你，除了老家祖傳的幾畝薄田和房舍，就只有書房的幾千冊圖書了！』

楊開慧說罷，忽然一陣心酸，她的眼淚竟如泉水一般地洗滌著她的潔白的臉頰；然後，她哪一串串溫熱的眼淚，無聲的，慢慢的滾落在毛澤東的臉上、手上及心坎上。他這時百感交集，她的身心冰清玉潔，而他卻慾念焚身，怎不自慚形穢。

從哪天後，他敬愛楊開慧溫柔的時候像

月亮，熱情的時候像太陽，冷靜的時候像冰山，堅強的時候像鋼鐵。她是一位集才女、淑女及俠女於一身的奇女子。

「慧妹！聽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；我真慚愧萬分，爲了贖罪，當務之急，首在驅逐軍閥張敬堯，把湖南人解放出來，然後解放全國人民。包括千百年來被舊禮教迫害的廣大婦女！」因爲，那時楊開慧的父親在病中，怎可貪圖感官享受，沉迷溫柔鄉；豈不太自私了。

於是，毛澤東率代表團向北洋政府總理衙門請願，繼在北京湖南會館開會，向旅京同鄉宣傳家鄉慘狀，無非要把張敬堯「搞臭、鬥垮」。

十里洋場辛苦謀生

當時，北洋政府的軍政大權操在皖系軍閥段祺瑞手中，張敬堯是段祺瑞的愛將，如段祺瑞不倒，驅張運動自難成功。雖然毛澤東在北京四處奔走，收效不大；但他仍堅持信心，鏗而不捨。

一天，楊開慧發現毛澤東晒在竹竿上的一件襯衫破了，她便取下來爲他縫補。此事被她的母親看見，楊母非常高興，告訴其夫楊昌濟說：「開慧幫毛先生補襯衫了，她還從來沒有補過衣服呢？」

這時楊昌濟臥病在床，聽到這話，臉上露出微笑，暗自慶幸身後楊家母女有此依託。

毛澤東千辛萬苦到北京，驅張請願無效，遂寄望於上海，到了「十里洋場」的黃浦灘，生活難以爲繼。不得已已在一家洗衣店以接洗衣服維持生活。他說洗衣服不苦，只是因爲接送衣服要搭電車，工資所得又轉耗在車費上了。

當時，他只是這家洗衣店的臨時幫工，每月工資是十二至十五塊大洋，比他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多出百分之五十；可是每月要花去車費八塊大洋，生活的困苦，不言而喻。

他幫傭的洗衣店，每月包洗兩家舞廳，三家飯店及七家洋行的衣物。故此，毛澤東每天必須在狹小的洗衣間裡，給舞廳的舞女、洋行的買辦及飯店的旅客洗、燙內衣衫褲，有的十分腥穢骯髒，但必得耐住性子洗燙好，再分送出去。

他發現上海是一個貧富懸殊、人吃人的資本主義社會，豪富人家奴婢成群，紙醉金迷，驕奢淫逸。貧苦大眾，無立錫之地，三餐難繼，嗷嗷待哺，過著毫無尊嚴的卑賤生活。

往後，每當有人向他提及上海，他總是搖頭嘆息，臉上消失了笑容，人們應該可以猜出來是爲了什麼？

逆勢而爲頓成聞人

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，楊開慧的父親——一代學人楊昌濟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。毛

澤東聞知噩耗，連夜趕回北京，以半生半孀的身分參加守靈。元月下旬，楊開慧一家扶柩南下，將其父葬於長沙郊區的板倉。

不久，楊開慧進入長沙教會學校福湘女中，她是學校唯一剪短頭髮的學生，這對婦女界還蓄長髮的舊風俗是一個猛烈衝擊；她更進一步把左右手臂的長袖子剪短二分之一。爲此，學校當局懷疑這個北京來的女學生，是一個令人頭痛的「過激黨」。

對於加在她頭上的「標籤」，楊開慧不予理會，她認爲，留什麼樣式的頭髮及衣袖剪短一些是她個人的自由，別人無權干涉，何況湖南天氣燠熱。在她的影響下，同學掀起學她的樣，剪短了頭髮與衣袖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，在外地飄泊了七個月的毛澤東，帶著勝利的微笑回到湖南。因爲，他正趕上直皖戰爭爆發，皖系軍閥段祺瑞在北洋軍內部搞得衆叛親離，駐衡陽的吳佩孚，揮戈北上，打败了盤據長沙的張敬堯。

驅張成功，其實與毛澤東的奔走請願的關係不太大；但是，驅張運動是他首倡的，成了先知先覺者。因此，他一躍而成了湖南省的聞人，他領導下的新民學會及學聯會，就成了政治上一般堅實的力量。

一天，新民學會與學聯會聯合歡宴，慶賀毛澤東榮歸故里。會後李立三和蕭瑜各送一瓶秘釀好酒來，都誇稱此酒是用名貴中藥材，用官廷秘方炮製而成，滋陰補陽，有妙不可言的神效；對於在外奔波勞頓的毛澤東

，無異絕佳補品。

李立三送酒的原因，是要託毛澤東轉請楊開慧當「紅娘」，從旁幫忙撮合他和李一純小姐的姻緣。因他正在追求李一純，而李卻是楊開慧的閨中「死黨」。

蕭瑜送酒的原因，表面上是要藉此以釋前嫌；因為，他二人一年前爲了陶斯咏爭風吃醋，在文化書局內的「捉姦」風波，曾大打出手。無非希望重修舊好，忘記過去的糗事。

毛澤東見這兩瓶酒，包裝精美，必係佳釀，不忍獨飲。於是，他提了兩瓶酒，邁著輕快的步伐，到福湘女中找到了楊開慧。並說：從外回來，沒帶什麼禮物，送這兩瓶酒給她母女，略表千里送鵝毛之意。

百口莫辯羞慚滿面

在一個放假的日子裡，楊母囑咐楊開慧邀請毛澤東到家吃晚飯，答謝他在其夫於北京病逝時的諸多照顧。晚宴中，楊開慧格外高興，長久的相思，共同的情懷，好不容易能在家鄉重逢。楊母早把毛澤東視爲未來的女婿。三個人一高興時，楊母建議不妨喝一點酒助興，來沖淡楊父去世後的心中哀傷。

於是，楊開慧將日前毛澤東送的酒拿一瓶來喝，瓶蓋掀開，一股芬芳撲鼻，濃烈香醇的藥酒味冒出來，大家齊聲讚賞好酒，楊家母女興高采烈地各喝三、五杯。毛澤東嗜酒貪杯，還多飲了幾杯。

晚餐後，都有了些醉意，楊家母女因夜深留毛澤東在家住宿。楊母回到房中，精神亢奮，思緒恍惚，心中煩躁極了。她年輕時和其夫也曾共飲過酒，但總沒這次所飲的酒，濃烈而怪異，酒的餘威在她喉頭、胸口及內臟發酵，心神煩亂而激動，一會兒腦海裡浮現出她和其夫新婚時的綺美情景……。渾身發燒，總是心神不定，無法入夢。

於是，楊母起床，想找女兒話家常，來驅散心中綺思萌動的煎熬。哪曉得她走到女兒的房門外，即聽到房內有細碎的嬌叫聲傳出，她從門縫窺視，發現女兒的床上有一個男人，哪個男人正是留宿家中的毛澤東。

老於世故的楊母，心中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不欲當面揭穿家醜；回到房中愈想愈氣，洗了一個冷水澡，才把全身的慾火及怒火澆熄。

她果然猜中了，問題出在哪瓶酒上。翌晨起來，仔細看清酒瓶包裝紙上的說明；始恍悟這是一瓶用名貴春藥炮製成的春藥酒，卻宣稱是「宮廷秘方，祖傳名酒」呢？神效妙不可言，倒是事實。

就是這一瓶酒，害得楊母春心蕩漾，一夜沒法成眠；必害得冰清玉潔的女兒——楊開慧失去貞操。古往今來，春藥酒不知害慘了幾多良家婦女迷失本性，壞了名節。

楊母於氣忿之餘，毅然將未喝完的半瓶藥酒倒掉；又斷然把另一瓶未開封的藥酒送還毛澤東說：「毛先生，先夫下葬不久，屍

骨未寒，咱們雖是孤女寡婦人家，一向粗茶淡飯，清心寡慾；從不飲這種什麼『宮廷秘方』的藥酒。」楊母因昨晚睡眠不足，眼睛充滿了血絲，雙眉緊蹙，像是不堪內心的煎迫，顫抖著右手將一瓶藥酒遞還毛澤東說：「這種春藥炮製的名酒，你還是拿回去送給物以類聚的淫男慾女吧！」

楊母說罷，略爲停頓喘了氣、吐了痰，清了喉嚨，話鋒一轉說：「如今，先夫過世了，我也老了；開慧是大姑娘家，只盼能過安靜生活。毛先生呀！你原是知書達理的君子，而今這副德性，如你老師（指楊昌濟）地下有知，真要死不瞑目。唉！叫人失望極了！」

事實如此，百口莫辯，毛澤東接下酒瓶，向楊母深深一鞠躬表示歉意。顧不得在房內暗自欲泣的楊開慧，羞慚滿面地大步出門，飛快離去。

蕭瑜搞鬼心結難解

毛澤東終於在文化書局找到送藥酒給他的李立三，二話不說，揮重拳左右開弓，打得對方一頭霧水；幸而，毛澤東的合夥人兼女友陶斯咏跑出來奮力勸阻。李立三自地爬起，質問毛澤東爲何無原無故打人？莫非發瘋了？

「我才沒發瘋，你看上次送我的這瓶酒；你還說是祖傳秘方炮製的佳釀，可把我害慘了，原來是姦夫淫婦喝的春藥酒嘛！不接

你一頓，難消心頭怨恨！」

當毛澤東細說原由後，陶斯咏聽的啼笑皆非；李立三看罷瓶上的包裝說明，恍然大悟說：「這瓶酒是蕭瑜代我買來的，他說是名貴珍品；因為名貴，所以我才轉送給你的！」毛澤東和陶斯咏二人，聽了李立三的解釋，心中明白，這是蕭瑜搞的鬼，旨在報上次「捉姦」受辱之仇。

這次「春藥酒」事件，餘波盪漾；對於有關人物的日後發展影響深遠；從此，毛、李二人心結難解，在一九三〇年左右，二人均嶄露頭角，是中共革命初期的創導人。李立三在紅軍內部擴展所謂的「李立三路線」，專門和毛澤東作對。「富田事件」後，才鬥垮了李立三，其老婆還被強姦。

蕭瑜忌妒毛澤東一箭雙鵰，橫刀奪走他的愛侶陶斯咏，又佔有師妹楊開慧（因蕭瑜也是楊父的得意門生）。現在得知楊母不諒解毛澤東，遂趁機巴結楊母，極力追求楊開慧。楊母認為蕭瑜儀態斯文，嘴巴又甜，希望其女能嫁給他，且堅絕反對女兒和毛澤東往來。

陶斯咏經親友開導，毅然脫離這場愛情與政黨間慘烈鬥爭的漩渦，遠走上海從事教育工作，搖身變為滬上反共健將。

毛楊結婚春藥為媒

楊開慧無意中喝了春藥酒，慾情激動，理智的堤防崩潰，放棄了一向堅持要在新婚

洞房夜獻身的原則，成了不設防城市，輕易的和毛澤東發生婚前性行為。毛澤東則驚嘆「宮廷秘方」春藥酒的神奇效力，彷彿在盛夏的空氣中添加了燃料，熾熱的慾火熊熊燃燒起來，迷失了理智，把人類原始的獸性凸顯出來，不顧後果，衝動得只圖眼前生理上感官的歡暢與發洩。他相信世間不知有多少烈婦貞女，在這種藥酒的威力下，成了待宰的羔羊。「紫禁城」的帝王，藉養養的御醫炮製的春藥酒，淫虐後宮的妃嬪；藥方流入民間，豪商巨賈，地痞劣紳，暗用此酒蹂躪世間的良家婦女，未免太慘忍了？

楊開慧有中國婦女的美德，從一而終；她拒絕蕭瑜的追求，不顧母親的勸阻，堅持要嫁給毛澤東。這年冬天，她不坐花轎，沒有嫁妝，不用媒妁之言，不須親友的祝賀，自由而酒脫地和毛澤東同居結婚了。哪一年毛澤東二十七歲，楊開慧剛滿十九歲。他們的新房一無所有，傢俱是舊的，用紙糊在木格子的窗下，擺著一張木桌子，桌旁一把藤椅，加上幾張方凳，這是全部的擺設。新房內的喜床，沒有半點喜氣，只是一張舊式木床，掛著白夏布的蚊帳，被褥枕頭也都是楊開慧日常用的。洗澡得很乾淨，象徵著新娘子心靈的純潔。

只有窗前天井裡的兩株山茶，碧嫩的葉片，含苞的花蕾，為新房增添無限的生機。毛澤東與楊開慧的結合，是他崇尚婚姻自主，大膽追求婚姻自由的結果。當然，哪瓶有

不可思議神效的「春藥酒」，則是促使他倆快速結合的媒人。

狗頭軍師獻計開慧

毛澤東的第一次婚姻是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標準的封建式婚姻；故此，他不願再做婚姻的奴隸，認為婚姻應注重內涵而不是形式。所以，他倆先同居而後結婚，沒有舉行婚禮，即所謂「不做俗人之舉」。這些驚世駭俗的作法，無疑是對舊式婚姻制度的大膽否定，更凸顯了他天生的反叛性格及其濃厚的浪漫色彩。他以後的幾次婚姻及與眾多女性交合，都是此一性格特徵的充分體現。

一天，楊開慧的閨中密友——李一純小姐來探望她，單獨相處，無話不談。李一純問她為何要如此快速的「閃電式結婚」？楊開慧將李立三送來「春藥酒」之事，和盤托出。李一純聽罷，坦率地表示：「李立三真是個神經病，既然愛我，就應正大光明的來追求，何須送藥酒託人從旁作媒，且害慘了伯母！又害密斯脫毛挨伯母一頓臭罵？」她說到這裡，話鋒一轉，忽然面露詭秘的微笑俏巧地說：「不過，不是哪瓶『託媒酒』，你們兩人怎會如此快速的促成好事……。」

「爲了你的事，我每天挨母親的罵，東哥氣的找李立三打架。妳隔岸觀火，說起風涼話來，真沒良心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！」楊開慧也善意的反唇相譏。李一純是

位健美豪邁的湖南姑娘，她為揭穿謎底，居然跑去責問李立三，為何要用如此陰險手段，害慘一干人？李立三滿腹委屈地說：「哪瓶藥酒是蕭瑜兄代我買的，我也是被害人，平白無辜挨了潤芝兄（毛澤東字潤芝）一頓揍，全身酸痛了好幾天呢！密斯李：妳看蕭瑜兄送的哪瓶藥酒還留在這兒，我恨不得砸碎它。」

「哪你是冤枉挨揍了？蕭瑜為何要這般作？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！」李立三靈光一閃，仿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般的驚叫說：「這是一個陰謀，可惡啊！可惡；蕭瑜這小子使詐，他不滿潤芝兄橫刀奪愛，搶走愛人密斯陶；又嫉妒潤芝兄擁有密斯楊，一箭雙鵰。他再利用我一心想追求妳。巧設陷阱報復潤芝兄，卻把我整慘了，真成了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？」

李立三的解釋，李一純暗笑不已，趕緊用手帕搗住嘴，擔心笑出聲來。但，她對李立三的委屈。寄以同情；更對李立三追她的痴心，好生感動。此後，她對毛澤東左擁右抱的花心和貪心，頓起反感；為楊開慧作不平之鳴。

於是，李一純自告奮勇給楊開慧作情場的狗頭軍師。教楊開慧主動找陶斯咏談判，花了七十五塊大洋，買斷陶斯咏在文化書局的合夥經營權，使毛、陶沒有了「幽會」的藉口。

楊開慧再捐出北大師生餽送的祭奠費近百塊大洋，作為毛澤東接辦「新湖南」周報及搞各項活動的經費。但她堅持要跟隨他一起工作，雙宿雙飛，形影不離，以防阻前科累累的毛澤東感情「走私」。

閨房拾損針鋒相對

一九二一年的秋天，經毛澤東推荐楊開慧加入中國共產黨，當時毛澤東擔任湘區的共黨書記；中共湘區委員會會址設在清水塘，組織內有不少年輕貌美的女同志。楊開慧擔心他喜新厭舊，移情別戀，刻意搬到清水塘住在一起；她自己還擔任機構的交通連絡工作；叫大家都知道她是毛澤東的愛人同志。

這一年的八月，毛澤東利用「船山學社」的社址，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，楊開慧參加了該校的籌建工作，並利用自己擔任學校幹事的身分，籌募來不少經費。毛澤東為了建立據點，擴展組織。一九二二年，他又創辦了湖南青年圖書館，楊開慧擔任館長，主持館內一切事務。這時，他倆不但生活在一起，而且工作在一起，戰鬥在一起。

在這段日子裡，他倆的秘密革命行動，很繁忙、很緊張，又很危險。毛澤東是隻「夜貓子」，喜歡在晚上工作，她常要到廚房去弄「點心」給他吃，有時一面抽煙，一面寫東西，為了振奮精神還要貪杯，喝一兩杯酒。楊開慧勸他戒酒，自上次的「春藥酒」

風波後，她認為經常喝酒是一種會誤事的惡習，沾染惡習的人遵從他的情慾，猶如奴隸遵從他的主人。但，毛澤東拒絕戒酒，他常哼著當時頗為流行的「飲酒歌」，其中有兩句是「天公造酒又造愛，為的是天公地母長相愛……。」

毛澤東面露笑容又說：「勇敢的日耳曼民族青年坦承：美女、醇酒和戰爭，是他們心目中的最愛。浪漫的拉丁民族青年卻說：倘無花、月、美女和醇酒，則不願生活在此一單調乏味的世界上。」

「你的怪論不少：想必謬論更絕……」楊開慧以嘲諷的口吻說。

「這並非什麼謬論」毛澤東興致盎然地說：「只是對時下青年的浪漫派作風，有感而發，他們以『酒仙、情聖、賭王』自況。唐代的李白，是我國『酒仙』的翹楚，他在『將進酒』一詩中，已極言酒的好處；『：將進酒，杯莫停！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傾耳聽，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長醒。古來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。陳王昔時宴平樂，斗酒十千恣歡譁。主人何為言少錢，徑須沽取對君酌，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消萬古愁。』故此，杜甫有詩曰：『李白一斗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；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』妳想，這是多麼的狂放呀！」

「東哥！你說時下有些青年以『酒仙，情聖，賭王』自況是浪漫派，我看他們是一

群「酒鬼、色狼、賭棍」，是墮落的頹廢派。「楊開慧為飲酒問題，竟然和毛澤東在閨房內抬起槓來，針鋒相對，不假詞色地說：「酒與色相連，色與淫不分家，無論酒色財氣及與酒肉朋友酒食徵逐的場合，容易酒後失言，輕則傷身，重則惹禍。古代紂王的『酒池肉林』，如此驕奢淫佚，怎不國破家亡。」

「因之，歷代明君賢臣，多主張禁酒，如蜀漢的諸葛孔明、南朝宋文帝、北朝魏高宗、隋代文帝、元朝世祖等，都曾下詔禁酒。惟有晉代不禁酒，故而出了許多著名酒鬼，所謂『竹林七賢』，其實是『竹林七酒鬼』，整天飲酒清談誤國，難怪怎不被匈奴人趕到江南去『偏安』了。所以，酒能亂性，嗜酒如命，就成了酒色之徒，哪能有什麼作為？」

毛、楊二人爭得面紅耳赤，是他倆新婚以來，首次發生爭執；後來各讓一步，楊開慧允許毛澤東可酌量飲酒，限於冬夜驅寒或為寫作詩文，找尋靈感。但，毛澤東也答應絕不酗酒，絕不喝烈酒，尤其是『春藥酒』。

婚姻生活亮起紅燈

一九二二年十月，楊開慧生下了她和毛澤東的愛情結晶，是個男孩，取名岸英。他倆有孩子後，嬰兒的啼哭，毛澤東夜裡睡不好覺，就披衣起床工作，經常每天只睡三、

四個小時。清早他又出勤工作。她則常將毛澤東夜裡寫的東西加以整理，寫在草稿本上，凡寫「定稿」二字的，便騰寫到另一本簿子上去。她在抄寫文件時，常常把岸英的搖籃放在身邊，一邊抄、一邊用腳搖搖籃。

女人永遠珍視自己的初戀，毛澤東是她的初戀情人，又是其丈夫，像所有的女人一樣，楊開慧希望的便是與毛澤東須臾不離地生活在一起，成為他的一部分。她的感情細膩，聰穎坦率，反應敏銳；故而，她常將自己對毛澤東的熾熱情感融於生活中。她渴求愛情，把這種愛滲透到他倆生活的每一方面。在哪个軍閥橫行，思想與社會秩序同樣紊亂的動盪時代，楊開慧的顧慮不能說沒有理由。她擔心毛澤東在激進的革命工作上，遭到阻礙和危險；更擔心其他女同志趁她產後的空檔，分享了她的愛情，甚至搶走了她的丈夫。

毛澤東對她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愛，認為是一種生活上的束縛，宛如撒向他心中的羅網，更似纏繞在身上的藤蔓，但他常對這些「關愛」採取抗拒態度。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他怕這種「關愛」妨礙他的鬥志。

因之，自從她生下孩子後，他倆的生活有些改變，並不像新婚時期甜蜜幸福。也許應了「若要甜，加點鹽」的俗語。他倆之間，常常不斷發生一些誤會，使氣、執拗、爭辯和吵嘴的插曲。

由於，楊開慧的過分關愛和依戀，使毛

澤東頗有束縛，窒息與矛盾的感受；故此，他寫了一首唐代詩人元稹的「菟絲」贈她：

「人生莫依倚，依倚事不成；君看菟絲蔓，依倚榛與荆。

下有狐兔穴，奔走亦縱橫；

樵童砍復擊，柔蔓與之并。」

毛澤東的這首詩，使敏感的楊開慧產生了誤解，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，婚愛的生活亮起了紅燈。雖然，毛澤東三番五次解釋，但她仍耿耿於懷，觸發了冷戰，久久不與其和解。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